

蘇聯大百科全書選譯

亞 里 · 斯 多 德

人 民 出 版 社

蘇聯大百科全書選譯

亞里斯多德

亞歷山大羅夫著

人 民 出 版 社

一九五四年·北京

書號：1543

亞里斯多德

---

著者：亞歷山大羅夫  
譯者：北京大學哲學系西方哲學  
史教研室（任華執筆）  
出版者：人民出版社  
(北京東城布胡同十號)  
發行者：新華書店  
印刷者：北京新華印刷廠  
(阜成門外北禮士路)

印數：14,000 一九五四年四月北京第一版

字數：1—20,000 一九五四年四月北京第一次印刷

定價1,000元

亞里斯多德 (Аристотель)

著者：亞歷山大羅夫 (Г. Ф. Александров)

譯自 Большая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第二版第三卷

[蘇聯大百科全書] 國家科學出版局出版

亞里斯多德（公元前三八四——三二二年）是偉大的古希臘哲學家，古代奴隸社會的思想家。恩格斯稱他爲古希臘哲學家中「最博學的人」。亞里斯多德生在一個政治大動盪的時代，這時奴隸與奴隸主間的階級鬥爭已經尖銳化，殘酷的戰爭已經開始，其結果是馬其頓征服了古代世界的一切國家，並在自己統治之下把這些喪失了獨立的國家統一起來。已開始的奴隸制度的危機，使奴隸與奴隸主間的階級鬥爭更加尖銳化。亞里斯多德生於希臘殖民地色雷斯的斯塔吉拉（因此被稱爲「斯塔吉拉人」）。他的父親是馬其頓王的御醫。三六七年亞里斯多德遷居雅典（當時的文化中心），在柏拉圖學院學習哲學。他在那裏居留了二十年，直到柏拉圖死去。三四三年他應馬其頓王之約，做未來的著名統帥王子亞歷山大的教師。三三五年，回到雅典，在這裏創立了他的哲學學校（呂克昂），這個學校存在了幾世紀（亦以逍遙學派著稱）。馬其頓的亞歷山大死後，由於雅典反抗馬其頓統治的解放運動高漲，亞里斯多德不得不離開雅典。一年以後便死去了。

亞里斯多德的著作包括了當時各方面的知識：邏輯學，心理學，自然科學，歷史，政治，倫理學，美學。他的哲學還沒有和其他知識部門分開，還是一門統一而沒有分化的、企圖總結古希臘思想在理論上的一切成就的科學。

亞里斯多德的世界觀充滿着保存和鞏固奴隸社會及奴隸主國家的意圖。他的國家學說乃是爲奴隸制度作辯護，把它描繪成一種永世不變的自然的社會狀態，並使奴隸主國家得以鞏固的徒勞無益的嘗試。照他看來，人天生就是政治的生物（人是「政治動物」），並且本能地力求「共同生活」。亞里斯多德的國家學說掩蓋了奴隸主國家的階級剝削本質，並把統治階級的自私自利的利益冒充爲全民的「普遍」福利。他認爲國家的實質就是「爲謀取共同福利而聯合起來」的人們的政治交往。照他看來，國家的創立不是爲了組織階級統治，而是爲了「幸福地生活」。他企圖對執行着鎮壓勞動者階級職能的奴隸主國家的階級本質加以掩飾的這種明顯意圖，也是後來一切剝削階級思想家所制定的法律及國家學說的基本特徵。

亞里斯多德的著作包含着廣泛的、精密製作的保護奴隸制度的學說。這一學說明顯地反映了他的階級的、黨派的立場。他頌揚剝削者，卑視勞動人民。照他的說法，在奴

隸那裏，主要的是軀體；在統治者那裏，主要的是心靈。按照他的意見，心靈應當統治軀體，因為「心靈按其本質來說是統治的原則，軀體則是從屬的原則」（亞里斯多德：「政治學」，沙巴施尼可夫一九一一年出版，第二二頁）。他細心研究了古代國家的政治經驗，目的是要從其中取得鞏固現存制度的方法。他認為一切國家形式可以歸結為三種基本的形式——君主制，貴族制和民主制。照亞里斯多德的意見，它們的區別在於「貧者」與「富者」利益的對立，根據其中哪一種成分佔優勢，便建立起相應的國家制度。

他認為政治鬥爭和社會動盪不安的基礎是財產的不平等。他看不見國家的階級本質。他駁斥了柏拉圖的反映奴隸主貴族利益的「理想國家」的反動空想之後，創立了「更好的國家」的學說，在這個國家中財產的不平等和奴隸制度仍然保存着。這個國家的目的是保衛在希臘佔統治地位的社會政治制度，使其不因政治鬥爭和社會動盪的加劇而動搖。作為一個奴隸主的思想家，亞里斯多德制定了一整套辦法供統治者用來防止奴隸的起義。

亞里斯多德對於國家形式的分類是唯心主義的，是從國家形式能否實現道德「理想」這樣的錯誤前提出發的。他的倫理學把美德分成理智的（理性的）和意志的（倫理的）兩類，認為一切鞏固現存制度的都是合乎美德的，而一切削弱和破壞現存制度的都是不合

乎美德的。亞里斯多德根據他的國家學說創立了公民倫理學。他唯心地從道德活動來看人與動物的主要區別。作為一個奴隸主的思想家，他百般地屈辱奴隸，認為奴隸和奴隸主似乎具有不同的「美德」。使亞里斯多德倫理學得到完成的「公正論」，直接發展成爲暴滅他的倫理學的階級實質的政治經濟學說。由於亞里斯多德認爲公正就是對於「平等者」平等與對於「不平等者」不平等，他就是公然在論證經濟與政治上的不平等。

在古希臘致力於研究經濟學的思想家中，亞里斯多德佔着顯著的地位。馬克思在敘述關於商品、價值、貨幣及資本的原始形式——高利貸的及商業的形式——的學說的歷史時就是從亞里斯多德開始的（參看「政治經濟學批判」及「資本論」第一卷頭幾章）。作為一個經濟學家，亞里斯多德在他的著作中，研究了希臘國家的經濟生活現象。馬克思在引證亞里斯多德的著作時指出「某些現象如商品生產、商業、貨幣、資本、贏利資本等等乃是古代世界與近代社會所共同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十四卷，第二三一一二三二頁）。在古希臘共和國，特別是在雅典，除了閉關自守和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之外，商業貨幣經濟也開始發展起來，亞里斯多德根據這種經驗把財富區分爲兩種形式——可用之物的總和與金錢的積聚。以生產和增加第一種形式的財富爲任務的經營，他稱爲經濟（這

一名詞是由“*oikos*”（經營）及“*sōtēia*”（法則）兩個希臘字構成的，他第一次引用了這一名詞；關心金錢財富的增加，他稱爲致富。他極端反對致富。其兩種財富的學說在政治上是要反對雅典的民主，亞里斯多德斥責它採取了發展商業及貨幣經濟的方針。

亞里斯多德所擁護的那個奴隸主階層大部分還沒有被捲入商品——貨幣關係中，他們基本上還是在自然經濟條件下生活、只把他們所支配的產品多餘部分拿出來交換。亞里斯多德認爲交換只是某種不可避免的、必然的事情，決不是自然的事情。他指出使用可用之物（如涼鞋）的兩種方式：可用之物可作爲交換對象，也可作爲直接使用的對象，並認爲第一種使用方式是不自然的（參看亞里斯多德：「政治學」，一九一一年版，第二三頁）。

亞里斯多德在區分使用可用之物的兩種方式時，已接近於商品的使用價值和交換價值的劃分。正如馬克思所指出，亞里斯多德對於交換的分析及把價值形態分析爲一商品之表現爲另一商品，提出關於使交換的商品成爲同類而可以比量之物的共同東西的問題，也是極有價值的。亞里斯多德研究了各種不同的交換形式，認爲貨幣的交換是一種產品和另一種產品直接交換的複雜化和進一步發展。他還注意到除了商品——貨幣——商品這個形式（在其中貨幣起着交換工具的作用）外，還有另一種形式，即貨幣——商

品——貨幣，在這裏，照他的說法，貨幣產生着與自己相同的東西，即新的貨幣，成爲無限制的致富的泉源。他把貨幣——商品——貨幣的形式看成已經普遍地存在着的商業資本及高利貸資本的運動形式。他對商業資本及高利貸資本抱着極端反對的態度；作爲一個奴隸主中等階層的思想家，他認爲在這種資本中最明顯地表現了他所憎恨的致富。由此可以明白地看出，亞里斯多德還遠沒有科學地理解交換；他唯心地研究了交換，使之與生產脫離。

亞里斯多德的哲學觀點 亞里斯多德哲學的特點是經常動搖於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之間。在古希臘政治開始衰落的時期，他所代表的奴隸主階級的思想更加帶有兩面性和不徹底性。唯心主義和神秘主義的傾向加強了。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間的鬥爭日益尖銳化了。

對於亞里斯多德來說，自然的客觀性乃是認識的不言而喻的、毫無疑問的大前提。在他的哲學中，「外界的真實性是沒有疑問的」（列寧：「哲學筆記」，一九四七年版，第三〇五頁）。照他看來，世界的存在是「自明的」。柏拉圖持着一種神秘主義的觀點，認爲有所謂永恆不變的、超越的「理念」，好像是先於真實世界而存在的東西。亞里斯多德

對於柏拉圖這種神秘主義觀點作了全面的批判，這個批判是亞里斯多德哲學思想的最高成就。照他看來，觀念、概念並不是獨立存在的，它們在自然中有自己的「血和肉」。在柏拉圖看來，自然、物質世界並不是真正地實在的，而只是好像存在於時間空間以外的沒有形體的理念的「影像」。與柏拉圖不同，亞里斯多德堅決地肯定自然界的獨立存在，認為它是真正的實在；是觀念、概念的源泉。「亞里斯多德對於柏拉圖的『理念』的批判是對於一般唯心主義的批判」（列寧：「哲學筆記」，第二六四頁）。這種批判不只是限於批判一種形式的（柏拉圖式的）唯心主義，它的更重大的意義是它摧毀了一切唯心主義的基礎。

雖然如此，亞里斯多德並不是哲學中的唯物主義者。他一般地承認在我們之外存在着的自然，但一旦具體地描述自然及其發展規律時，他就發展唯心主義的思想了。

亞里斯多德不能了解一般與個別的統一。照他的看法，一切存在物都是作為單一的、個體的、人們所能感知的東西而存在的。其實科學並不限於研究個別事物的存在，概念所反映的是普遍的和必然的東西。關於這點，列寧指出：「人們正是弄不清楚一般與個別、概念與感覺的辯證法……」（參看列寧：「哲學筆記」，第三〇五頁）。亞里斯多德把一般和個別分割開來，把概念和個別事物分割開來，因此他是唯心地來解決一般與

個別的關係問題的。

亞里斯多德對於範疇的了解，也是和他在哲學中的兩面性的立場相一致的。他所謂範疇，乃是存在的基本的、最普遍的形式和關係。他一共列舉了十種範疇：實體、性質、數量、關係、地點、時間、狀態、所有、能動、被動。他認為一切存在的可能的形式和表現以及一切可能的科學概念都可以歸結為這十種範疇。因此他認為哲學概念是從客觀世界的多樣性取得自己的內容的。但是他又常常陷於對範疇的錯誤的唯心主義的理解，把它們和「各種存在」分割開來，把它們歸結為「各種關於存在的表示」，有時甚至把它們和文法上的品詞混為一談。

亞里斯多德在自己的探索、研究當中，在自己對問題的提法當中，常常作出深刻的辯證法原理。在說明亞里斯多德最重要的著作「形而上學」的時候，列寧指出：「最突出的特徵是一般到處都是辯證法的活的萌芽和探索」（列寧：「哲學筆記」，第三〇四頁）。但是亞里斯多德並不是徹底的辯證法家，他經常陷入形而上學中，表現出不僅動搖於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之間，並且也動搖於辯證法與形而上學之間。他把各種各樣存在的形式和關係歸結為十種範疇，正表現了其觀點的形而上學的局限性。

亞里斯多德的範疇系統的中心是實體。他認為實體是一切其他屬性所從屬的基礎。

他的個別的、具體的物體是第一性的實體的唯物主義原理，是和他對柏拉圖的唯心主義觀念的批判密切聯繫着的。他所研究的其餘諸範疇只是確定實體的各種不同的方面和狀況。每一範疇都和別的範疇聯繫着，並且從運動着的客觀存在取得自己的內容和意義。

在範疇論中，特別明顯地表現出了亞里斯多德思想的辯證性質，表現出了他想了解存在的相互聯繫與相互轉化，並使邏輯概念成為靈活的、能够把握自然的客觀辯證法的概念的企圖。恩格斯說：「亞里斯多德已經研究了辯證思維的最主要的形式」（「反杜林論」，三聯書店一九五三年版，第九頁）。

如果存在是運動着的、流動着的，那末它運動的根源何在呢？亞里斯多德在他的形式與質料的學說中回答了這個問題。在這裏，特別明顯地表露出他動搖於唯物主義與唯心主義之間。他把每一物體的最後基體稱為質料，由之產生一切物體。他認為質料是永恆不滅的，但它是沒有任何屬性和任何固定性的。質料還不是現實性而只是可能性，只有當它和「形式」結合起來的時候，才變成現實性。他把形式看成積極的、能動的原則，它使質料得到固定性。形式是使物體成其為物體的內在狀態，而不僅是外部形態。物體

的運動、發展是形式的作用。質料只是體現形式或者甚至是阻礙形式實現的被動的材料。由於亞里斯多德採取了把形式和實在的自然事物反辯證地割裂開來這樣的唯心主義路綫，他便墮入神秘的概念中，把心靈看成身體的形式，把不朽的理性看成和暫時的形式比較起來永久的形式，把神看成一切形式的最後形式。亞里斯多德在對柏拉圖的唯心主義加以明確而有說服力的批判之後，他自己的唯心主義思想便顯得特別軟弱無力。「亞里斯多德如此可憐地抬出神來反對唯物主義者呂基伯和唯心主義者柏拉圖」（列寧：「哲學筆記」，第二六四頁）。正如在亞里斯多德整個學說中一樣，在他的形式與質料的學說中，形而上學與辯證法也是攏在一起的。把質料與形式的相互關係分析成可能性與現實性的相互關係，關於存在形成的思想，關於存在可能從一種狀態過渡到另一種狀態的思想，就是辯證法的因素。但是這些辯證法的因素是沉沒在唯心主義的形而上學之中的。

亞里斯多德認為運動是由潛在的（可能的）到實在的（現實的）轉變過程，是在與質料結合時形式的積極性的表現。因此，運動不可能歸結為純粹的形式，也不可能僅只歸結為質料，它不只是潛在的，也不只是實在的，它是由其一到另一的轉化。運動的完成，亞里斯多德稱為「隱得來希」，他所謂「隱得來希」就是運動所達到的結果，運動所達

到的目的。在每一次運動中，亞里斯多德不僅要看到它的出發點，並且要看到它的目的，它的最後結果，而這種目的、結果在運動開始時只能呈現於觀念中。這樣提問題的結果，使他得出唯心主義的結論，認為每一存在都含有自己的內在目的。

亞里斯多德關於四種原因的折衷主義的理論是和他關於形式與質料的兩面性的學說密切聯繫着的。他除了承認「質料因」和「動力因」之外，並給唯心主義和目的論保留餘地，還承認有「形式因」和目的因（「終因」）。他的功績在於提出了關於運動的各種形式問題，並企圖把它們和存在本身的形式聯繫起來。但是他對於這個問題並沒有給予圓滿的解決。

跟着關於物質與運動的問題而來的另一阻礙亞里斯多德哲學中的唯物主義傾向之點，便是從物質到意識的過渡。亞里斯多德把心靈的活動規定為真實存在——身體——的特殊的「第一位的隱得來希」。他在這裏把兩種絕對不相容的互相矛盾的觀念結合在一起，因而有時採取唯心主義的觀點，有時又採取唯物主義的觀點。在他的著作中，一方面可以找到許多關於「心靈的變化」依賴於「身體的狀況」的言論，但另一方面也可以找到用心靈的積極性來解釋生命的地方。他認為當心靈消失時，「身體也就消滅腐敗」。他對柏拉圖的唯心主義作過全面的批判，但在這裏自己又做了唯心論的俘虜。

亞里斯多德認為一切認識的對象是客觀世界，是真實的存在。認識的任務是從簡單的感性知覺上升到抽象的頂點。科學的知識是最可靠的、可用邏輯證明的、必然的知識。

認識的出發點是由於外界作用於感官而產生的感覺。沒有感覺，便不會有知識。由於堅持了這一認識論上的基本原理，「亞里斯多德緊密地接近了唯物主義」（列寧：「哲學筆記」，第二六七頁）。亞里斯多德正確地把感覺看成關於事物的確實可靠的證據。但是感覺本身只是決定認識的初級的、低級的階段。由於在思維過程中綜合了社會實踐，人類提高到認識的高級階段。亞里斯多德與這個問題的正確認識距離尚遠。他對於由感覺過渡到思維的問題沒有作出正確的解決。他拋棄了自己認識論的唯物主義原則而退向唯心主義，承認思維的根源是好像不依身體為轉移的「理性的心靈」。

列寧對亞里斯多德的認識論作了詳盡的評價：「對於認識的客觀性沒有懷疑。對於理性的力量有質樸的信念，對於認識的力量、能力和客觀真實性有質樸的信念。在一般與個別——概念與感知到的個別的實在對象，物體、現象——的辯證法中陷於質樸的混亂，無可奈何的、可憐的混亂」（列寧：「哲學筆記」，第三〇四頁）。

邏輯思維在亞里斯多德的哲學中成為專門研究的對象。亞里斯多德根據他對一切科

學提出的要求，把自己的邏輯學的任務規定爲研究與事物間的關係相符合的概念間的關係。他的邏輯學首先是對於已經形成的思維形式的自然歷史性的描寫，但不僅只是描寫，他還確定了思維的基本形式（概念、判斷、推理），對之進行了研究並加以系統化。

其任務是尋求邏輯思維的規律和原則。在許多世紀中，亞里斯多德的邏輯學論文（後來收集起來總稱爲「工具篇」）是形式邏輯的不可動搖的基礎。不僅如此，在封建時代和資本主義時代佔着統治地位的邏輯學理論比起亞里斯多德的邏輯學來還在兩方面後退了一步。第一，思維的形式與它們所反映的存在形式被割裂開來了，而在亞里斯多德的邏輯學著作中，思維形式與存在形式的一致則是被強調着的。「在亞里斯多德那裏，客觀的邏輯到處與主觀的邏輯混在一起，但同時到處又都可以看到客觀的邏輯」（列寧：「哲學筆記」，第三〇四頁）。第二，亞里斯多德邏輯學中的辯證法因素被拋棄了。在許多世紀中，形式主義和形而上學在邏輯學中被確立下來了。

亞里士多德的自然哲學思想 亞里斯多德綜合了古希臘自然哲學家所積累起來的科學的觀察材料並加以系統化。留傳到現在的他的自然哲學著作有「物理學」、「論產生和消滅」、「氣象學」、「論天體」以及關於動物學的四種著作。在這些著作中，反映了古代